

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的发现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朱益华

1985年春天，一封来自铜陵市党史研究室的信，像一把钥匙，意外打开了尘封四十多年的抗战记忆——党史研究室委托我了解当年中共铜陵县委青年部长、新四军干部张东在凤凰山牺牲的情况。我在走访过程中，竟意外发现了新四军驻铜陵团部旧址的确切地点。

我在凤凰山铜矿工作期间，新四军团部进驻凤凰山的事迹时有耳闻。当年团部设在什么地方？查阅革命文献，翻看革命老人的回忆录，有说在新屋岭，有说在丁山俞、金山冲之间。都没有说清到底在哪里。查看矿区地形图，新屋岭、丁山俞、金山冲就分布在凤凰山东边的山冲里。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问题进行谈判，最后确定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南昌。全军编为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皖浙赣边等地区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一第二两个团，2300余人。第二支队由闽西、闽南、浙南、闽赣边等地区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三第四两个团，1800余人。第三支队由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五第六两个团，2100余人。第四支队由豫皖皖边红军第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和手枪团，3100余人。加上军部人员，全军总计10300余人。1938年2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

1938年9月，日寇占领铜陵大通，11月26日侵占铜陵县城和顺安镇。国民党铜陵县政府退到凤凰山新屋岭。随着抗战形势变化，1938年12月，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率领下，开赴铜陵、繁昌抗日前线，所属老五团进驻铜陵。1939年4月中旬，老五团调离铜陵。第一支队老一团在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的率领下预防铜陵。1940年2月老一团调离铜陵，第二支队老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兼政委周桂生的率领下进驻铜陵。

凤凰山新屋岭、丁山俞一带，山峦叠嶂，其中大大小小的村庄不少。在走访中，我向当年我党领导的抗日外围组织“猎户队”老队员打听、向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党外人士打听。除查到张东同志的牺牲地点；还打听到了新四军团部先后设在竹马山的消息。顺着这条线索，终于打听到确切地址是陶凤村竹马山村民组周家，三批新四军团部都设

在这户人家。竹马山在新屋岭对面，中间隔着一条溪流和一大片山谷地。登上竹马山，翻过水龙山便是金榔三条冲。那一带正是谭震林部队活动的地方。

新四军团部位置落实之后，接下来是实地考察。1985年6月20日我带上市党史办公室的介绍信和一台“红梅牌”老式照相机进山，来到了竹马山。竹马山村庄不大，坐落在半山坡上。团部旧址就在村南路口，站在此处，视野开阔，可以瞭望5公里以外铁石岩峡口动静。旧址房屋系徽派建筑，坐东朝西，保存完好。房东说建造于1927年。大门以内原先是个天井，后来房顶毁塌，改作全瓦面。堂屋及两边厢房保存完好。堂屋有后门，后门外的参谋处和副官处已经倒塌不存。团部屋后当年藏文件的土洞，战士们开辟出来的小操场都还在。6月23日我又一次前往作补充调查，这天适逢农历五月初六，正是端午节期间。房东端出一大盘糯米糍糕招待我，糍耙上面撒了许多白糖。透过房东朴实的笑脸，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群众与新四军相处的影子。

连续两次进山，我的采访对象都是房东陈老太。陈老太时年八十六岁，她见过项英和团部的领导、见过团部日常生活细节。她的丈夫已经过世，跟着儿子过日子。与她交谈，我发现陈老太通文墨，记忆力好，讲话说事还引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来说明她的回忆真实可信。她回忆老五团来的时候，团长叫孙仲德，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叫曾绍铭。老一团接老五团，团长叫傅秋涛，副团长叫江渭清，政委叫钟期光。老三团接老一团，团长叫黄火星，副团长叫周桂生。这些都能与相关文献对上号。陈老太回忆道：江渭清个大头，皮肤白净，话不多。

根据陈老太的叙述：连着厨房的左边厢房，前后两间住房东一家。右边厢房前一间住江渭清，后一间住傅秋涛夫妇。右边厢房上的阁楼设团部电台。报务员通过一架木梯上下(原木梯仍在)。堂屋面积约30平方米，团部负责人和参谋人员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军务。当年用一道布帘与过道、天井院隔开。堂屋中间地板有一块修补过，据说是团部开会烘火取暖时不慎烧坏的。

陈老太谈得最多的还是老一团团长傅秋涛。当年他32岁，瘦高个，湖南平江人。他嫌房间光线太暗，于是自己动手在墙上开了一扇窗户。徽派建筑是不在墙上开窗户的，团部撤离后，房东将窗户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傅秋涛和团部人员在大门外开了一块菜地。有一回傅秋涛挑水浇菜，脚下一滑，人和粪桶摔倒在地，把房东和警卫员都逗笑了。傅秋涛有个堂弟也在这支部队，革命意志不坚定，吃不了苦，两次开小差，两次被抓。最后一次抓回来送到军部，军部又派人将其押回凤凰

山，就绑在团部大门外的树上。陈老太当时就站在厨房门口，她听见傅秋涛对他堂弟大声吼道：你也是该死哟！随后命人将其押到铁石岩枪毙了。

凤凰山老一辈人都记得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是在收花生季节来的。陈老太说随同他一块来的还有南洋华侨慰回国团。项英住在傅秋涛的房间，住了三四天。他参加了在“后陈家操场”召开的军民大会。操场就在竹马山到新屋岭的中间，如今已经翻作丹皮种植地了。我们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随同项英来的是“非律宾华侨抗日救国慰国团”。项英陪同慰问团慰问了驻在铜陵、繁昌一带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期间，项英还专程看望了铜陵县委机关人员。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铜陵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屋岭周氏私立小学召开，到会代表四十多人，选举产生了中共铜陵县委，张伟烈任书记。1939年7月7日晚，为了纪念“七七”事变，悼念抗日阵亡将士，进一步激发军民的抗日热情，在“后陈家操场”召开了铜、南、繁三县军民大会。傅秋涛主持，项英副军长在会上讲了话。

过去，在凤凰山中流传着叶挺到过凤凰山的说法。这个传说很重要，问陈老太，叶挺到底到过团部？她十分肯定地回答叶挺没到过她家；她也没有见过叶挺。查阅党史资料：1938至1940年，停留或者经过铜陵的新四军军部领导有项英、叶挺、张云逸、袁国平、邓子恢等人。其中叶挺来过两次。1939年4月5日叶挺陪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一行到铜陵金榔方村三支队驻地视察；第二次是4月27日，叶挺在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的陪同下到江北处理军务，路过铜陵凤凰山。这次路过凤凰山，有老“猎户队”队员至今还津津乐道，向我讲述他们护送叶挺到观音洞的过程。观音洞即云崖寺，坐落在铁石岩到“701”的山间，现在香火依然兴旺。猎户队员的回忆为我们画出了一条抗战时期进出凤凰山的北向路线。今天行走在这条路上，感觉还是比较隐蔽。

先后在凤凰山驻扎过的新四军老五团、老一团、老三团经常出击，猛揍日寇。根据老一团的月度工作总结，平均三天一次战斗。在此举几个战斗实例：1939年4月5日，老五团三营在顺安到朱村之间伏击日军，战斗结束，击毙敌人3名，伤4人，俘虏敌副班长一名(后因伤重死亡)。我方无伤亡。同年4月28日，老一团二营在塔里王(今朱村乡同心村)伏击日寇，击毙敌军官一名、士兵15名，伤14名。我方牺牲17名伤15人。同年5月9日，老一团一营在谢家垄伏击日寇运输队，毙敌29名，伤敌33人。我方伤亡9人。同年5月16日，老一团一营二连和特务连在铜陵县城东门外五里亭伏击日寇运输队，毙敌17名、伤敌11人。我方伤亡4人。同

年6月29日夜，老一团一连和二连袭击董店乡高家冲据点敌人，击毙鬼子兵6人。我方牺牲3人、伤3人。同年8月21日，老一团三营在犁巴桥七房湖(今和平乡三义村)被超过五倍的敌人包围，我军战士越打越勇，突破包围圈，渡过三道河，脱离了敌人。这次战斗毙敌9名、伤敌18名。我方牺牲13人，伤7人。1940年4月，老三团三营在叶山萝卜冲与敌人激战6小时，毙敌数人，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这次战斗的三天后，八连四班奉命在凤凰山新桥头光棍山设埋伏，大队日军中有12个骑马的军官，等他们走上桥头，四班长袁耀平一声喊打，机枪、长枪一阵狂射，当即有七八个军官落马。五十多名日军快速隐蔽到路坎下边还击，对我方进行包抄。四班迅速撤出战斗。日军死了七八个军官，其中一个是个少将，据说是特意到皖南来指导“万人大扫荡”的。我方班长袁耀平和一位弹药手战士牺牲。4月12日，八连在新桥头为袁耀平两位烈士举行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其中一口棺材是七十多岁老奶奶捐献的。新中国成立后，对烈士坟又进行了修缮，碑上刻有烈士的事迹。坟墓在明月村外的桥头，是进出凤凰山的必经道路。

老一团撤离时，傅秋涛给房东写过一张字条，嘱咐房东收好不要给别人看见，说等革命胜利了，你们拿这个字条去找我。可惜被房东丢失。

1941年元月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遵照军令在向北转移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8万人围堵，激战数日，除傅秋涛、黄火星率领2000余人突围，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凤凰山新四军团部进行过多次严格搜查，并对房东陈老太夫妇进行拷问。团部革命遗迹荡然无存。唯一一处躲过了敌人的眼睛。在陈老太指引下，我们看到的在堂屋左侧的板壁上、离地1.7米的地方，有一条蓝墨水钢笔字：“新四军的同志们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向纳光明的大道前进好吗”。“新”字写作了“薪”，把“那”字写成了“纳”，估计是团部警卫员学文化随手写的。字迹与板壁的颜色混在一起，不注意很难发现。

如今，抗日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板壁上那个错写的“薪”字依然清晰，它像一簇穿越时空的火种，不仅照亮先辈们曾经跋涉的血路，也照亮着新时代我们奋进之路。

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在1985年一经发现，就引起铜陵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铜陵市有关部门对这座近百年的建筑物进行了修缮与维护，团部旧址恢复了烽火岁月的面貌，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人们置身新四军团部旧址，睹物思情，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铭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金色田园

杨慧涛 摄



少女峰，每当我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漾开一片温柔的涟漪。当我走近它，它带给我的视觉冲击是无比的震撼。它不像有些山峰，要拿“险峻”“巍峨”来定义，它的美，是内敛的，是神圣的，带着少女细腻的心事般的，清冷又温柔。

第一次望见她，是在火车穿越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某个瞬间。车窗是画框，忽然就框住了它。皑皑的白雪，从峰顶一直铺陈到山腰，如同给少女披上是一件圣洁的纱衣。云雾常常缭绕在它腰间，像是她轻拂的裙裾，时隐时现，让那巨大的山体看起来更加朦胧，更添了几分少女般的娇羞与神秘。山脚下，绿色的草甸如同柔软的地毯，上面点缀着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星星点点，是她不小心遗落的发饰？远处，还有清澈的湖泊，静静地躺在山谷里，映照着峰顶的雪光，波光粼粼，宛如少女眼中闪烁的泪光。

关于少女峰，当地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阿尔卑斯山里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牧羊女，她歌声甜美，心地纯净，是村里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但她心中只有山间的一只受伤的小鹿，她悉心照料，与之相伴。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席卷了山谷，小鹿为了救她，冲进了风雪中，再也没回来。牧羊女悲痛欲绝，她站在最高的山颠，日夜呼唤小鹿的名字，眼泪汇成了山下的湖泊，她的身影最终也化作了这座山峰，永远凝望着她失去的伙伴。所以，少女峰也被称为“少女之泪”或“守望者”。想到这个传说，再看那山间明镜般的湖泊，以及那漫山遍野的绿意，都能感受到那份失去与等待的沉重。

小火车“吭哧、吭哧”地把我们送到少女峰的观景台上，海拔如此之高，感觉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天空的边缘。脚下，是真正意义上的冰雪世界。巨大的冰川，像一条条白色的巨龙，匍匐在山峦之间，冰舌垂悬，冰塔林立，在阳光下闪烁着幽蓝的光芒，那是一种深邃而神秘的颜色，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平台上的风很大，即使是盛夏时节，仍带着刺骨的寒意，呼啸着掠过冰面，发出呜咽般的声音，像是山峰在低语？是传说中的小鹿的呜咽？我正在遐想，突然，前方的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是一群脱光了衣服的少年少女，他们大喊大叫着无所顾忌地在平台上跳起舞来。那种赤裸裸的完全放开，那种随性不在乎别人眼光的舞姿，虽然我们不敢苟同，却也凸显了现代西方年轻人追求个性的洒脱。

我极目远眺，无数的山峰连绵起伏，云海在群峰间翻腾、聚散，时而将群山隐去，时而露出峥嵘，如同一个变幻莫测的梦境。那些平日看起来高大的山峦，此刻在少女峰面前，也显得谦逊了许多。

山间偶尔传来雪崩的轰鸣，或是冰裂的脆响，提醒着我们这里的壮丽与危险并存。而当我们转

身，望向那标志性的少女峰峰顶，无论云雾是否遮蔽，我都会感觉到一种冷峻，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它的高远和洁白，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慰藉。当我们感到疲惫，或是迷茫时，想起有这样一座山，永远保持着最初姿态，安静地站在那里，守护着这片纯净的土地，心里就会莫名地安定下来。

有人说，爬上少女峰顶，在日出时看阳光洒满山谷，就能看到传说中的小鹿幻影。这或许只是人们美好的期盼，但那份浪漫，却让这座山更加迷人。它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又是一位遥不可及的梦中人。阳光洒在冰川上，雪地上，草甸上，万物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边，连那呼啸的风，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我想，这位“少女”，她是否也曾有过雀跃的时光？是否也曾有我们曾对着山谷轻声歌唱？她心中是否有着中意的情郎？……她的心事，都藏在了这冰封的褶皱里，藏在了变幻的云霞里，藏在了奔流的冰川里，也藏在了那个关于等待和守护的古老的故事里。

我久久地深情地望着少女峰，少女峰也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少女峰从来就不是一座冰冷的石头堆砌的山。它是一位有灵魂的少女，一直安静地站在那里，带着无数古老故事，默默守望着的存在。它的美，是那样丰富而复杂，融合了冰川的冷峻、草甸的温柔、云雾的变幻和阳光的炽热，不可亵渎。这份美，不是用眼睛就能看透的，需要我们屏息静心，用全部的感官去聆听，去感受。于是，我们与少女峰之间，便有了一种敬畏的相望。其实，少女峰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曲关于永恒、关于等待、关于守护，关于爱情……以及大自然那难以言喻的磅礴力量的抒情诗。我每次忆起，心头像是被那纯净得近乎凛冽的光芒，轻轻地刺了一下，却又在那光芒，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甜蜜享受。

我与少女峰的匆匆一别，算起来已是十载有余。十年光阴，不过是少女峰脚下的一阵轻风，但人类文明的轨迹却在此清晰显现。回望少女峰，你还会像十年前那样，保持着那份美丽与端庄吗？时光的笔触，可曾在你圣洁的雪冠上，留下些许印记？你的心中，是否还为我这个东方过客，保留着一个位置，哪怕只是角落里微不可察的一缕念想……当然，我知道这些都是奢望，但却让回忆有了温度。有时候，这样的回忆就像藏在心底的宝藏，越是回味，越觉得珍贵。可以肯定的是，时光会不断为少女峰增添新的故事，却无法抹去初见时那抹纯净。而这份念想，就像一缕裹着朝阳的晨雾，魅力四射，轻轻地缠绕在记忆的枝头，纵使岁月流转，也永远散发着清澈而温柔的光芒。

回望少女峰

□周宗雄



何涛作

常雅慧作

余起作

吴长军作

□董改正

买藤茶时，顺手给舜华买了一包。收到后他问我，你觉得这茶怎么样？我说我很喜欢啊，要不怎么会推荐给你？反问他，他没有回答。估计是不喜欢。

我接触藤茶是因为我行。“我行”是人名。他说，估计你喜欢，给你，放我办公室都一年了，客户给的，说怎么怎么样，我喝不惯，更喝不出他说的“回甘”。我当晚就泡了一开，立即惊为天人，苦如水墨，而那点回甘，如白石老人点在工笔小虫上的绿，袅袅不绝，令人直欲化为轻烟流云，去追随那抹如丝如缕的甘。这么好的茶，舜华居然不喜欢？唉唉唉！

不由想起黄皮。黄皮是一种小众水果，有中药味，酸打底，掺杂着甜。我以为如果以人来喻，它甚至不是许由、伯夷之流，当是接舆、长沮、桀溺之属，是孔子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的避世之人。强烈的个性，不苟且，不同流，是以内地人知之甚少，然人不知而不愠，而不自失，依然散发着独有的强烈气息。

我将它发在朋友圈里，不免感叹一番。小米和明明都响应号召，一买而不可收拾，年年买，不吃黄皮则似乎未过夏天。最近，小米居然还开辟了黄皮新吃法，将它那翡翠绿般的核煮水喝，居然喝出了薄荷味，奇哉乎？真奇也，可以传世了，录入《山家清供》一流书中。可见有多爱！令我这个元老级自惭形秽。

